

荒诞不经的历险背后，隐藏着无法预料的真相！
骇人听闻的**灵异事件**，却有一番别样的**可怖结局**！

心理悬疑档案

之**梦陷鄱阳湖**

马若水 著

绝密

中国首部涉及**心灵学理论**的悬疑探险小说
本年度最超越想象的**惊悚心理学神秘档案**

当翻开本书时，你就开始了一段超乎想象的恐怖之旅，
这里有最诡异的事件，最神秘的悬案，最玄奥的谜团……
一件件离奇难测的案件，正等待你去揭开真相……

XINLI XUANYI DANG'AN ZHI MENG XIAN POYANG HU

心理悬疑档案

之 梦陷鄱阳湖

马若水 著



 广西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心理悬疑档案之梦陷鄱阳湖 / 马若水著. — 南宁：广西人民出版社，2013. 1

ISBN 978-7-219-08060-3

I. ①心… II. ①马… III. ①推理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2）第 207421 号

监 制 白竹林
策划编辑 王晓雪
责任编辑 王晓雪
责任校对 张雪芹 周娜娜
印前制作 麦林书装

出版发行	广西人民出版社
社 址	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
邮 编	530028
网 址	http://www.gxp-ph.cn
印 刷	广西大一迪美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80mm×1240mm 1/32
印 张	10
字 数	200 千字
版 次	2013 年 1 月 第 1 版
印 次	2013 年 1 月 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219-08060-3/I·1580
定 价	24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目录 CONTENTS

- 引 子 / 001
- 第一章 貌似简单的任务 / 004
- 第二章 谈水色变 / 016
- 第三章 奇异的风俗 / 034
- 第四章 环抱在一起的男人 / 053
- 第五章 所有人都在撒谎 / 074
- 第六章 无与伦比的震撼 / 094
- 第七章 绿色眼球 / 114
- 第八章 迷离幻象 / 138
- 第九章 多重梦魇 / 151
- 第十章 通天巨树 / 175
- 第十一章 幽冥水域 / 200
- 第十二章 我看见了我 / 223
- 第十三章 灵学公馆 / 240
- 第十四章 梦的解析 / 265
- 第十五章 是谁潜入了我的梦里 / 287
- 第十六章 迎接新的任务 / 308

引 子

如果有人说你精神上有病，我想，第一时间你不会心生惶恐，反而会异常愤怒，因为这句话乍听起来不像诊断结果，倒像是在骂人。但他们却坚定地认为，我的精神肯定出了问题，只不过呈现出的病态有些怪异而已。

记得几年前，军区大院里确实有个精神病。

据说省里让他破译一份密电，他点灯熬了几个月的时间终于破译了，或许是乐极生悲，第二天他就疯了。

一次，我陪他散步后回家，当走到楼门口时，他看见地上丢着个踩扁了的白色乒乓球。他俯下身认真地盯着乒乓球观察许久，竟然转身朝相反的方向走去。我赶紧拽住他的胳膊，问他要去哪儿。他一脸平常表情，只说了俩字——回家。

我突然想到他脑袋坏掉了，很有耐心地指着楼门解释说：“你家不就住这儿吗？”他一脸错愕，好像我在开玩笑，居然指着地上的乒乓球说出了一番大道理，大意是：

乒乓球并非他家门口固有的东西，既然不是固定存在于那里，球的出现就可能是一个阴谋，是个骗局，是敌人的

欲盖弥彰；乒乓球本身不是乒乓球，楼本身不是楼，树本身不是树，你肯定不是你，我肯定不是我，白天肯定不是白天，黑夜肯定不是黑夜……说得我简直头疼欲裂。

要是和他比起来，我正常得不能再正常了。可他们却十分肯定地说我有病，还是精神病，我怎么能不生气呢？

或许你要问，“他们”指的是谁？

我可以悄悄地透露给你，“他们”是指某几个人组成的一个单位。

每个单位都有其研究方向和工作目的，将要说的这个单位所研究的课题似乎有些神秘，有些离奇，有些不为人所知。

他们扬言其单位应该叫做心灵学研究会，是以心灵学研究为基础，搜集、调查各种异常事件为己任，研究人类那些难以解释的超常能力、超常规现象为宗旨的神秘单位。

所谓心灵学，是研究人的心灵现象及规律的学科。这个定义使用的字眼是“学科”而非“科学”，原因在于，现有的科学知识体系并不能圆满地解释其中某些现象，一切还都处在探索阶段。

心灵学研究的是传统心理学和当代主流心理学不能解释的心灵现象，于是又称“心灵学”为“超心理学”；还因为其研究的核心对象是人的灵魂，故又称“灵魂学”或“灵学”。

甚至在科学飞速发展的今天，谈起他们处理过的那些

案例来，仍旧令人匪夷所思、难以理解。

“零号公馆”就是这个单位的名字，简称“零公馆”。

将要讲述的故事，就是我在零公馆与他们共同处理过的一系列超乎想象的案子，这些案子复杂、离奇、诡谲，即便放在现今这个科技空前发达的时代都不容易三言两语阐述清楚，可这些迷离且看似神秘的事件却又实实在在地存在和发生过。它不是迷信，不是伪科学，不是超自然，只能说人类目前对其还缺乏了解和认识。

科学与神秘主义并不是完全不相容，今天的“迷信”很可能就是明天的科学。比如说，催眠术就曾一度被认为是神秘主义的产物，然而在如今，催眠术早已广泛用于医治有心理疾病的患者。这是个引子，我将要讲述的这个故事，就是关于催眠术的。

你肯定要好奇地问，讲述故事的“我”，在这个神秘的单位充当一个什么样的角色。其实，进入零公馆颇为偶然，我起先的角色只是个病人，或者说是一个“试验品”。

第一章 貌似简单的任务

20 世纪 60 年代初，我在华北某军区的机要处工作，是一名年仅二十四岁的机要员。

还记得那是个下着小雨的傍晚，一个同事风风火火地找到我，说机要处的严处长有急事要见我。不敢怠慢，我立刻冒着雨小跑着前往机要处办公室。

机要处是个独立的小院，空地上有一棵老槐树，半截树身都伸出了墙外。房子都是平房，走廊上灯光昏黄，在风雨中微微摇曳着。

值班室里最显眼的就是靠墙摆着的两排铁柜，柜子围拢出一小部分空间，里面有一张夜间休息的床，办公桌上摆着三部颜色不同的电话机，空出来的一面墙上挂着地图以及各种图表，高处还有一张书法条幅，上书：宜将剩勇追穷寇，不可沽名学霸王。

处长老严是个魁梧的中年汉子，正背着手看着墙上的中国地图，神情异常专注，以至于指尖夹着的烟卷都快烧到了尽头。

“报告！”

“进来。”

长久跟铁柜住在一起，老严的血肉之躯仿佛都铁化了，他很少笑，总是一脸严肃的表情。

“小马，来得很及时，值得表扬。”这一次见面他居然对我笑了，但笑容看起来不是发自内心，显得很做作。老严一边说着，一边掏出根新烟卷在桌角上磕着，直到烟卷上面出现一小段空间为止，然后他把燃得短短的烟屁股接上去，就像是一个熟练的手艺人在做活儿。

“这样做其实很不卫生，况且烟屁股上尼古丁更多。”我小心地评论道。

“是啊，不过能省就省一点吧！对了，小马啊，我找你来是有个重要的任务……”

现在，有必要介绍一下我自己，我叫马军歌，这个威武而雄浑的名字是当兵之后我给自己起的。

一天夜里，我做了一个梦：梦中我挥舞着大刀站在一座大桥上跟敌人殊死搏斗，眼看着黑压压的敌人密不透风地朝我围追过来，危难之时，在昏黑而遥远的天边响起了一声嘹亮的军歌。霎时间，阳光冲破了乌云，眼前一片耀眼的明亮，近在咫尺的敌人，如尘土般瞬间被光明照射得土崩瓦解……这就是“马军歌”这名字的由来。

“你过来看看这地图。”老严伸出一根因常年吸烟而熏黄了的手指，指着地图上的一个点，“你看这个地方……”

我朝他走过去，顺着所指的那个点，凑近一看，地图上写着“黑水滩”三个字，但这三个字是用钢笔写上去

的，这说明那地方太小，地图没有标明。

“黑水滩？”

“没错，我说的就是位于江西省北部，鄱阳湖畔的一个叫黑水滩的地方。”老严立时严肃起来，掐灭手中的烟，解释说，“有一趟去黑水滩运密件的任务，我想派你去完成。”

接到任务，我立刻挺直了身子，“请您放心，我一定完成任务！”

“嗯，很好。”老严沉吟片刻，很有内容地摆摆手，“当然不是你一个人，我还会派军区司令部警卫连的两个战士，以保证你和密件的安全。”

“一切听处长安排。”

我心里很清楚：这些属于绝密性质的文件，关乎机要工作的生命线，是不能出半点纰漏的。既然派到我的头上，只能万无一失地完成任务，没二话可讲！

“好，就这样吧，你回去好好准备，随时出发。”老严说完，把刚才掐灭的那半截烟屁股点燃，继续吞云吐雾。

当我走出值班室时，心中突然升起一股异样的感觉，那感觉其实很多人都有过，当你经历了一些事情，或是拜访了某一个人，有时突然会觉得这一切都似乎在不久之前发生过。我当时就是这种怪怪的感觉，似乎曾接受过这样一个任务。

经过简单而认真的准备，临行前，老严亲自为我送

行，这一举动令我受宠若惊。跟在他身后的是两个提着军绿色旅行包的年轻人。一个魁梧敦实，个子稍矮，年龄与我相仿，看着他裸露出来的满是青筋的胳膊，想必一定是个拳脚高手，令我不禁产生了一种信赖感。

可另一个呢，一见之下着实令我心生厌烦，我皱皱眉吐了吐舌头。老严似乎看穿了我心中所想，殷切地紧紧握住我的手，“军歌啊，赵嘹亮同志祖籍江西，为了让任务更好地完成，我特意把他调过来给你，你毕竟人生地不熟的，带着个当地人，应该对你们有所帮助。”

我斜眼盯着赵嘹亮，对于这个人我是再熟悉不过了。以前当兵时，他和我一个班，我是班长，班里就数他最不听话，不但不把一班之长放在眼里，还时不时地挑衅我。

赵嘹亮之所以总给我找麻烦是有原因的。当时，老班长升迁了，军中不能一日无帅，班里也不能一日无班长，而符合条件的只有我和赵嘹亮两个人，他属鸡我属狗，其实他也就比我大几个月。赵嘹亮善搞人际关系，上级一直看好他，本来他胜利在望，但忽一日，省里来了个首长，当他喊出我俩名字之时，拍手大笑道：“马军歌、赵嘹亮，军歌嘹亮，很好的一对儿！好名字！那班长就由马军歌同志担任吧，有了军歌才能嘹亮嘛，哈哈！”

我的野心没他那么大，只因为名字的问题，我当上班长，所以这梁子就算结上了。在之后我做班长的日子里，赵嘹亮确实没少给我添麻烦。

正陷入遐思中，赵嘹亮走上前来，假模假样地给我敬

了个礼，说：“报告班长，赵嘹亮前来报到！”我冷哼一声，既然是上级安排，多说无益。就这样，三人各自和严处长握手，依依不舍地上了停在院里的吉普车。

初秋的夜晚，一场小雨使得空气有些潮湿也有些凉意。

一辆墨绿色的吉普车从军区的高墙里开出来，刚刚驶出门廊，大门便迅速地关闭了。

车子在烟雾笼罩的土路上行驶，周围没有树，只有一排低矮的灌木，影影绰绰地藏身于黑暗中，显得鬼气森森。

由于是深夜，火车站里候车的人不多，三人一路前行便上了火车，火车是那个年代比较陈旧的只有硬座的绿皮车。我们所在的车厢，人出奇的少，我们花了三个硬座的钱却占用了相对两边的六个座位。

发车时间还有二十分钟，于是我们聊了一些军区里的趣事。那个敦实的同志对我极其恭敬，无论我对他说什么，他总是一个劲儿地点头，过分的郑重其事弄得我非常不好意思，其实我的身份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机要员。

所谓机要员是新中国成立前的老称谓，是主要负责保管密码、译电、发报、收报等工作人员的统称。我这个机要员的职责比较特殊，相当于军区机要处处长的办事秘书，主要听处长的指挥，负责一些琐碎的事务。

虽然目前身上还没有密件，但我和那个敦实的同志依然很警惕。相比之下，坐在我身旁的赵嘹亮却显得吊儿郎当，他总想找话跟我说，碍于有新同志在场，所以对于赵

嘹亮那肆无忌惮的言论我只是以浅笑作答。

我佯装打了个哈欠，侧脸看向窗外。就在火车即将开动的那一刻，突然有一个和我们穿同样深绿色制服的人飞奔着经过窗户，气喘吁吁地登上了火车。在他上车之后，火车便缓缓地开动了。

我没在意，也没把跑上车的人和此次行动联系起来，坐直身体看了赵嘹亮一眼，见他嘴唇颤动着，明显是又想发表什么言论，于是我从提包里掏出军绿色的大茶缸子，用力地蹶在他面前冷冷地说：“老赵，刚才处长说的话你还记忆犹新吧，他说把你调过来给我，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？”

赵嘹亮冷哼一声：“愿闻高论！”

“处长的意思是说，这一路上，你必须没有怨言、义无反顾地听我指挥，不可以自作主张、擅自行动，你明白没？”我见他没理我，指了指茶缸子，“去，打开水去！”

赵嘹亮噙着嘴拿起茶缸子走了，我正过脸看着对面的年轻人，一脸和善地说：“对了，请问你怎么称呼？”

体格敦实的同志笑了笑，他的嘴唇很厚，笑得也有些凄惨，“我叫毛勇敢，祖籍山东，请您多多指示。”说完，他紧张地低下头，用力地搓着自己的手。

我觉得毛勇敢这人过于腼腆，于是趁赵嘹亮不在，想说几句拉近感情的话：“勇敢同志，看你体格健壮，是不是有武艺在身啊？”

他抬起头，还没来得及回答，两只眼睛却直直地定在

了我身后，仿佛那里出现了什么无法预料的情况。

看到毛勇敢这一表情上的突变，我只觉脑后生风，一股凉气从尾骨一直蹿到脑门。我猛地转过脑袋，身后竟赫然站立着一个和我们穿一样制服的人！

那人很瘦，非常瘦，而且特别高，那不是因为瘦给人产生的错觉，而是他确实很高，如果他站直了，得一百八十五厘米以上，之所以这么说，是因为他有点驼背，长长的脖子朝前探出老远，翘着下巴，仿佛是因为头颅太大把脖子和脊椎压弯了；由于驼背，他的两条胳膊也比普通人显得略长些，直直地垂在两侧，再加上那张颧骨突出、眼窝深陷、面无血色的脸，令观者不得不心生惧意——真是个长相奇特的大头怪人！

他居高临下地盯着我，我只跟他对视了几秒钟，竟打了个哆嗦，赶紧把视线移开。当我转过脸看向毛勇敢的时候，他居然已经端端正正地从座位上站起来，双眼依旧直直地看着我身后的那个怪人。

“这是怎么回事？他俩认识？”我不禁自问。

我心里莫名咯噔了一下，车厢里的气氛也随即紧张起来，甚至坐在其他座位上的乘客也都止住话语，看向那个呆立在过道里的怪人。

就在这时，赵嘹亮端着茶缸从另一个方向回来了，他看见怪人时也是一愣，嘴角一个劲儿地抽动着，似乎要说什么但又找不到合适的语句。

我这才恍然大悟，看来赵、毛二人都与这个白脸怪人

相识，他的出现到底意味着什么？想着想着，我全身出了一层冷汗。正在僵持中，赵嘹亮张口说了一句话，总算打破了这令人窒息的寂静。

“是你？”赵嘹亮眼珠乱转，顿了顿，又说，“处长是不是不放心，把你也派来了？”随后他把茶缸子放在桌上，假装轻松对我介绍说：“这位是毛勇敢以前的排长，刚才开吉普车的司机就是他，难道你忘了吗？”

既然是熟人，坐在位子上不动显然不太礼貌，于是我站起来，脸对着他，把手伸过去。他迟疑了片刻，也伸出手来，我一接触到他的手，立刻产生了一种异样的感觉。

现在虽是秋天，但天气还有些闷热，可他的手却冰冰凉凉，不仅凉，还硬得出奇，好像他的手上没有肉只包着一层皮，当时我只认为是他长年累月舞刀弄枪磨出来的老茧。

“我叫马军歌，请问您怎么称呼？”我微笑着仔细打量他，先前那种异样的感觉逐渐淡了。

这个人只不过瘦了点，所以脑袋就显得比较大，脸色苍白或许是营养不良，这也不足为奇，经过三年自然灾害，谁不是一脸菜色；他的头发很黑，比普通人的要长，但头发并不浓密，只是薄薄的一层紧紧地裹在额头上，衬托得额头更加宽大，肤色更加白。

“我叫……”他迅速地眨动着眼睛，好像忘记了自己的名字，几秒钟之后，他的嘴唇抖动着，才说出了四个字，“我叫何群！”

当他说出“何群”这个名字时，我发觉赵、毛二人又是一阵骚动，虽然极细微，但当兵时培养出的那种警觉告诉我，“何群”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名字。甚至在我心底，当听到这个名字时，也生出了一种似曾听闻的感觉。

何群有一对八字眉，这让他的脸显得很阴郁。他嘴角向上扯动，带动了嘴部的肌肉，似乎就完成了笑这个动作，给人的感觉很孤傲，一点都不合群，真是辜负了“何群”这个名字。

就这样，毛勇敢走出座位，让何群坐在他里边，也就是我对面。

待大伙坐定了，我不解地问：“何排长，处长派你来难不成是有什么重要的事遗漏了？”

“没有。”何群的声音与他的外貌相符，也给人冰冰凉凉的感觉，“严处长担心你们人手不够，所以临时让我与你们同行。”

说实在的，这话明显是在搪塞我。如果刚刚开吉普车的是他，这么短的时间，机要处长是如何改变计划通知他的呢？

陡然间多了一个人，我貌似热情地搓着手，为了缓和气氛，我开始自我介绍：“我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天津人，叫马军歌……”

没等我说完，赵嘹亮就插嘴道：“他是以前我们三班的班长。”他一边笑着，一边端起茶缸子喝了一口水。

赵嘹亮个子比我矮一头，面皮细嫩像个书生，尤其脸

上还架着一副白色塑料框的眼镜，看起来就更像个文化部门的干事。但只有我知道，他那镜片是平光的，戴眼镜就为了充当知识分子，显得有文化，满足他知识缺乏一肚子草包的虚荣心。

两年前他调离了军区大院，这次再相见，从表面上看，他有两个明显变化：其一，原来的小平头变成了如今的三七分，油头粉面的；其二，小时候他的一嘴牙不齐，里出外进的，如今箍上了一圈钢制牙套，以矫正牙齿。

“好了，咱们谈谈任务吧。”我端起茶缸子喝了一口水，然后把茶缸子递给了毛勇敢，压低了声音说，“我们此行是去江西省一个叫黑水滩的地方，我想，到了那里会有同志跟我们接头，交给我们一些稿件。我们安全地把稿件运回军区，任务就算完成了，就是这么简单。”

我故意把“密件”说成了“稿件”，为的是不让特务人员听了去，打上我们的主意。其实这样做也是多余，车厢里就几个大爷大妈，没一个像是特务的。说罢，我看了看何群，他正眯缝着眼睛假寐，我有些无趣，不得不对赵嘹亮说：“我说，你一嘴京腔，什么时候成江西人了？”

“虽说我老家在江西，但从小我就南征北战，所谓少小离家老大回，乡音无改鬓毛衰，可我却落得如今一嘴的京腔，连家乡话都不会讲了……”

“别忘了你才二十五岁！”我打断了他的话。

这时，何群抬起眼皮，瞅了瞅我和赵嘹亮，然后对赵嘹亮说：“既然严处长说你对那里很熟悉，下面就请你给